

【苏联】廖·班台莱耶夫著

蓬头公鸡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译 者 的 话

廖·班台莱耶夫是苏联现代和当代最重要的儿童作家之一。他的创作才能是高尔基和马尔夏克发现的。他还不满二十岁时，高尔基从他的小说稿中，发现这个十分年轻的作者很有文学创作前途，就接见了他，鼓励他为儿童读者创作。在高尔基的亲切关怀下，他为儿童读者们成功地写出了《照片》、《表》、《文件》等早期作品。《表》在捷克由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卓越的新闻工作者、作家和评论家尤利乌斯·伏契克译介，在中国则由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译介。1979年，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《表》和《文件》的重译本。

班台莱耶夫的小说，以自己明朗、风趣、活泼、简洁、细腻的文笔赢得了广大少年读者的喜爱。人们在高尔基三十年代的一次调查中看到，班台莱耶夫的作品深受欢迎的情况仅次于盖达尔。

《蓬头公鸡》写成于五十年代初或四十年代末。这篇小说从一个爱撒谎的男孩的个性出发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伏洛其卡的儿童心理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。

伏洛其卡·米纳耶夫的母亲死了，他的父亲刚从前线回来，就又到四公里处的米丘林苗圃做木工去了。这当儿，女教师叶丽札薇达·斯捷潘诺芙娜说服伏洛其卡留在原来的小学读书。伏洛其卡这男孩有什么让她喜欢的地方——这可很难说。说他勤奋好学，不见得，成绩忽儿飞上峰顶，忽儿一落千丈，又爱淘气，又爱打架，而最主要的，他是这么个谎言家、空谈客和牛皮匠，这样的角色不仅在费多森诺农庄，就是整个塔罗隆斯基亚区大概也是百年罕见的。

真的，要说撒谎，他真个是头号行家。他一会儿跑来说：一个在莫斯科当将军的伯伯来他家作客了。他一会儿又异想天开，说他父亲在森林里检得一把金斧头，还说拿它从博物馆换回一万卢布。他一会儿又带一块石子儿或泥巴团到班里来，到处宣扬说这并不是普通的石头和普通的泥团，而是夜光的：它们一到夜间就会自己发光，不过只有透过火烟熏过的玻璃片才看得清楚。

孩子们都讥讽伏洛其卡，把他看做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。连大人们也以嘲笑的眼光看他。不论在集体农庄和在学校里，大家不知为什么都叫他“蓬头公鸡”。这种叫法出处在哪里，是谁，是什么时候头一回这样叫他——不知道，只知道这绰号一经喊出，很快就在伏洛其卡身上粘牢：他身上确有一种与蓬头公鸡相类似



的什么东西……

只有女教师从不讥笑伏洛其卡，她耐心地把他从
一个班拉扯上一个班，甚至，在他随父亲把家搬离集
体农庄而到米丘林苗圃时，她还不放他离开学校。一
天又一天，伏洛其卡就这样迈开他那双公鸡式的快
腿，从这个苗圃赶到费多森诺小学上学。一年很快就
过去了，到第二年秋天，他已经上到最后的四年级
了。这时候，他弄出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折断了他
所有的骨头，并且，他从此成了童话角色似的、面目
全非的人物了。

那是秋高气爽时节，十月初的一天，伏洛其卡没
有做完算术家庭作业就来上学了。课堂上，女教师叫
起他来问：为什么没做完这次练习。伏洛其卡满可以说
实话的：昨天他帮助父亲劈柴，直劈到天黑。可是他
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照实说，而是沉重地长叹了一口气，瞅了瞅
自己的脚，有气无力地，用哀诉的声调把话说了出来：

“我发烧啦，叶丽札薇达·斯捷潘诺芙娜。您知
道吗，我烧得直说胡话。”

“怎么说？你怎么，发高烧啦？”

“啊哈。”伏洛其卡嘶哑着喉咙说。

“烧到几度？”

伏洛其卡一秒钟也不脸红，不假思索地信口胡编：

“四十二度多。”

……西凉金书

女教师看了看他，皱起双眉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但是课后她把男孩叫到教师休息室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要他伸出手来。伏洛其卡害怕了，但到底还是把手伸给了老师。女教师按了按他手腕的脉搏，一语不发，只微微颤动着嘴唇，然后放下伏洛其卡的手，懊丧地看了看男孩，说：

“干吗，米纳耶夫，你总爱说谎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叶丽札薇达·斯捷潘诺芙娜，”伏洛其卡回答着，低下了头，“我不知怎么的，张嘴就那么说出来了。要是说实话，怪没意思的……”

“愚蠢！”女教师生气了，“‘没意思’！怕是你的舌头没有挂对位置呵。请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昨晚没做完作业？该不是去玩排球了吧？！”

“不，没有玩。”伏洛其卡说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伏洛其卡朝一边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回答说：

“怪没意思的……懒得做。”

“啊，怎么说？懒得做？没意思？”

伏洛其卡感到这会儿女老师要冲着他大嚷或者跺脚了。但是她没有高声叫嚷，也没有跺脚，而是用十分温和的，甚至比刚才还要温和的语调说：

“伏洛其卡，并不是总可以这样的：我们想做什

么就做什么。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职责。而如果我们
是诚实地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，去担负起这些职责，
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没意思了。”

女教师看看男孩，笑笑，频频摇头，说：

“啊！米纳耶夫，米纳耶夫！”她说，“一点不假，
你真是我们这里的一只蓬头公鸡。喏，回班里去吧。
在全部习题未做好前，你就不要回家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是，叶丽札薇达·斯捷潘诺芙娜！我明白啦。
谢谢。”伏洛其卡说完就跑回了教室。

孩子们都散学回家了。他坐到课桌边，接着就吹
起口哨，摊开他的练习本，翻到作业那一页。

“没啥，这我快得很，”他心里想着，数起女教
师布置过的习题，“不过八小题，我半个小时就能
‘砍掉’的。”

他已经做了八题中的两题，这时他听见窗外街上
有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：

“收瓶子、盒子、骨头、破布罗！收破烂罗……”

伏洛其卡当然想看看这是什么人在叫。他推窗伸
出头去瞧。

一个高个儿的伯伯，长着一脸象茨冈人①那样的

①茨冈人：以过游荡生活为特点的一个民族，第二次世界
大战前有人口 200 万，足迹遍于世界各地，在欧洲其他国家
称吉卜赛人。

大胡子，一边沿街推着大箱似的两轮车，一路发出了令当郎的声响，不时扬起公牛式的头，满村里高声嚷嚷：

“收瓶子、盒子罗！收骨头罗！收破靴、收破布罗……”

“伯伯！”伏洛其卡在窗口叫了他一声，“您收骨头干吗呀？”

“你有吗，难道？”废品收购员站来说。

“我有，不过在家里。您过会儿去米丘林苗圃吗？”

“要去的。”大胡子说。

“那就请到我们家里来吧，在三十幢，挨着火烧房。”

“你都有些啥，多吗？”

“您问什么多？骨头吗？太多啦。三普特^①大概会有。”

“……那好，我过一会儿去，看看……”

“不，您得先说好，您肯给多少？”

“别担心，我不骗人的。要是货色好，我出二十戈比^②一公斤……”

①普特：俄罗斯重量单位，折合国际重量单位为十六公斤。

②戈比：小钱。一百戈比等于一卢布。

废品收购员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推上小车往前走了。可伏洛其卡——伏洛其卡已经不能继续做算术题了。什么呢绒罗，什么水池罗，什么甲地往乙地运行的火车交会时间罗……他此刻只能考虑骨头的事了。

他撕下一张练习纸，把蘸笔插进墨水瓶着了水，接着就开始慌忙算开了：

“一普特十六公斤。十六乘三——四十八。再乘二十……多少了呀？！这一来就几乎有十卢布钱啦！整整一大笔哪！用这些钱不定可以买得一只鸽子，弄得好，就不是一只，而是一小对……”

于是他分明地想象起两只暗蓝色的小鸽子，它们互相逗玩着，展翅腾飞，蹲在他家的瓦楞上，他甚至撮起嘴唇并且轻轻地叫出鸽子的声音来：“咕哩——咕哩——咕哩……”

但他的心很快被一种忧虑所占据：要是废品收购员把车推来了，而他没在家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这还不就明摆着放过了一对鸽子？不，得赶快做完。他重新摊开练习本。但这会儿什么样的算术也钻不进他的头脑：脑壳里全被鸽子塞满了。

他走进相邻的教室里，从窗口向校园望了一眼。在学校大门口有一幢小砖房，那里住着叶丽札薇达·斯捷潘诺芙娜，门上还挂着锁——想必是女教师到菜园里刨土豆去了。“哎，行，”伏洛其卡回到自己的

教室，把算术书和练习本三下两下塞进书包。“我怎么，真的就得等着她不成？我回家把作业做完也一样的，明儿我可以说：坐啊，坐啊，到底也等不见老师来。”

不能白白地丧失时间呀，他纵身跳过窗台，脚就落到了街上，过了十分钟，他已经奔跑在费多森诺街上，一路跑一路晃着他那只麻布书包，他不再考虑什么样新的倒霉和扫兴在前头等待着他。

父亲不在家。伏洛其卡正好利用这时机把整个家翻寻个遍。在顶楼里，储藏室里，污水坑里，他搜集到大约两公斤干枯的、仿佛是陈年苇草般轻飘飘的骨头。

看来他盘算的一对小鸽子的美事儿是搞不成了。两公斤——总共也不过四十戈比，四十戈比怕连一对麻雀也买不到手啊。

“不要紧……慢慢攒。”伏洛其卡心里这样想着安慰自己。

他等收破烂的一直等到天晚时分，他心中不免有些恐慌起来：收破烂的见我只有这么一小点骨头，该会骂我的。他立刻想出怎么哄骗他。比如这样说：他记得他的骨头好象是有四普特多的，他老老实实等着他，忽然另一个收破烂的推车来了，他卖给他

了——这个人说怎么也得把这些骨头卖给他，愿出高价：一百卢布一普特。

他编着谎言，可是，啥也没弄成——废品收购员那天压根儿就没有来。

这些事情使伏洛其卡完全忘却了关于呢绒和水池。到天晚吃晚饭时，父亲照例问他功课都完成没有，这时伏洛其卡才想起他还有六道题还没算出来呢。

他来不及喝完茶，就把课本和练习本从书包里抓出来，一屁股坐下就做。

他勉强强拿下了第一题——关于四个兄弟和不知几个姐妹之间分苹果。看起来，姐妹还要更多——整整六个。

伏洛其卡得赶快转到下一道题——关于飞机和火车在同一时刻由甲地开往乙地，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在思考着那些个兄弟姐妹：当然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一定是快活的！你只要想想：整整十个孩子在一个屋子里……

“飞机与火车在同一时刻由甲地开往乙地。飞机用一般速度飞，每小时 365 公里，火车在这时间里开了……”

伏洛其卡的上下眼皮胶粘在一起了。笔尖自管自在应该写数字的地方画开了弯弯钩钩，还拖着小尾

巴。

“这就是说，等等，答数是多少呢？火车用一般速度飞……见鬼！飞机才会飞，而不是火车飞……它飞往哪里？什么样的飞机——大的还是小的？让十个兄弟姐妹都坐上！那一定快活得很……然后撑开降落伞——一个一个往下跳。”

伏洛其卡在印有横条格子的纸页上画开了飞机和十个小跳伞员。接着又画一架飞机——法西斯的。接着在飞机下方画上大炮，炮口向法西斯飞机喷射火焰。接着他的脑门儿就砸落在练习本上……

等他醒来，窗外已经一片悄静，一团漆黑，就象乡村里平常的夜晚那样。

“大概，总有两点钟了吧，”伏洛其卡心里这样想着，甜甜美美、舒舒展展地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个懒腰。

“哎，行，”他想着，站起身来，把自己的课本和练习本胡乱地堆在一起。“反正我算不出来了，何苦白白地折磨自己？明早，我早些起床做完就是了。”

当然，第二天他什么也没来得及做，终日放荡的头脑把他引上了一条可悲的道路，今天他就又这样在可悲的道路上跨出了一步。

父亲把伏洛其卡唤醒：

“喂，睡美人儿，起床啦，不然一冬都要睡过了①……”

伏洛其卡睁开眼睛，扭头看了看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窗外，在淡蓝色的幽暗的晨空中，悄悄地、缓缓地飘落着这年的初雪，那样轻，那样白，那样象绒毛似的。由于这场早来的飞雪，空气变得如此清新，于是伏洛其卡活跃地想象开冬季到来之后全部美妙的东西，和所有即将来临的冬天的乐趣——滑雪板呀，乘雪橇呀，滑坡坡呀，枞树呀，雪人呀——雪人头上戴只锅，腋下还让夹上把扫帚，他甚至狂喜得尖叫起来。于是就把被窝一甩，一分钟之后，他已经站在盥洗间洗刷台前，洗脸水哗啦哗啦向四方迸溅着，嘴里哼着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歌词的歌子。

但是当他用毛巾擦脸的时候，他扭头看了一下房间，于是看见了靠窗桌上他的那只麻布书包，和乱成一堆的课本、练习本，他乐滋滋的心情立即就消散干净了。他想起来了，在到校前他得算出整整六道题来。

①：这话源于俄罗斯一个童话，其中讲到一个睡美人一觉就睡过了整个冬天。

“爸爸，现在几点啦？”他大声问父亲。

“八点差一刻。”父亲在厨房里回答，嘴里填满了什么东西。

“不要紧，还来得及，”伏洛其卡轻松地想，“还有二十分钟的预备。而且雪地上跑起来简直就象骏马飞驰——勉强可以赶上。”

他的头脑是清晰的。他记起那道关于飞机和火车的题了，他压根儿不看课本就弄懂它该怎么算了： 365 除以 5 ——得出的就是火车每小时的运行速度，这个得数再加上 50 ——这就可以得出它们之间的差距了。

父亲已经坐到餐桌边吃起早点来。桌上，锅里蒸腾着白雾，这是煮熟了的土豆。黄灿灿大铜茶壶在一边咝咝尖叫着。

伏洛其卡向父亲道了早安，便在桌子一侧坐下，伸手去挑土豆吃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睡美人？”父亲皱起眉头来。

“功课太多了，”伏洛其卡感叹说，“我昨晚做到深夜三点光景。”

父亲对他细看了一阵，接着突然放下挑起的土豆，仰靠在椅子上。

“喂！等等！你站着！”他大声说，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什么东西？”伏洛其卡什么也不明白。

“脑门儿上。”

父亲拍拍膝盖，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我的个老天啊！这是谁在你脑门儿盖了这么些图章呀？”

“什么图章？”

伏洛其卡擦了擦额角，什么也没擦下来，他跳起来跑到镜面前照。真的，他的整个脑门儿横七竖八地画着些紫蓝色的叉形、杆形和圆形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父亲又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伏洛其卡胆怯地回答。

“怎么不知道？这怎么，遭鬼迷了咋的，你睡着的时候鬼们给你画的？喏，去洗洗，快！”

伏洛其卡用灰色的家用肥皂擦洗了大约五分钟，弄得他的脑门热辣辣的，仿佛涂上辣椒水般的难受，他转向房间问：

“洗掉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洗掉啦，你等着瞧吧！”父亲生气了，“你啊，十足是个小丑——你存心让人家笑个开心是吧？”

“洗不掉可不是我的过错，”伏洛其卡带着哭音说，“我怎么办，脑门儿撕掉层皮吗？”

“要是肥皂洗不掉——你就拿砖瓦片使劲儿擦，洗锅就那么洗的。”

伏洛其卡用红砖碎末擦自己的脑门儿，结果又白白耗费了五分钟。

父亲上工去了。他腋下夹着木工箱，从伏洛其卡身边走过，说：

“狠狠地、狠狠地擦。用砂子使劲儿擦……”

“我上学要迟到啦！”伏洛其卡叫嚷着，差点儿哭出声来。

“不要紧，别害怕。要是跑快点，能来得及的……”

当然，伏洛其卡要是没有这些倒霉的作业，倒也确实是来得及的。

“不要紧，”他想着，一边用毛巾抹了一通脸，“晚是晚了点……我就说，跟着父亲去劈柴了，或者，最好说为了清除屋前的积雪。说得象是夜雪被风刮到了屋檐下。这些习题呢，我三下两下就能‘砍掉’的。”

但是，这回伏洛其卡没有能把习题都“砍掉”。他的头发湿漉漉的，毛巾还挂在脖子上，就急忙忙坐到桌边，寻找印着习题的课本，慌慌张张地翻掀着——结果差点没从椅子上倒下来。

两页算术书——就是印着布置过当天作业的那两